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東方文庫第七十二種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陳垣撰

東方雜誌
二十
週年紀念
刊物

目次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卷首	一
重建清真寺記 尊崇道經寺記 重建清真寺記及碑陰題名	
第一章 弘治碑之考證	二〇
第二章 正德碑之考證	二二
第三章 康熙二年碑之考證	二五
第四章 始至開封之時代	二七
第五章 與回教之異同及挑筋教之名所由起	三二
第六章 人物之大略	三四
第七章 寺之沿革及康熙季年之景况	三九
第八章 遺經之源流及現在	四二
第九章 方經散經之內容	四六
第十章 扁額	四九
第十一章 楹聯	五五
第十二章 道光末葉至今日之情形	六〇
賜樂業教碑跋	六五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陳垣撰

卷首

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六行行五十六字今存)

夫一賜樂業(以色列)立教祖師阿無羅漢(亞伯拉罕)迺盤古阿孰(亞當)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真天，一心侍奉，敬謹

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也。攝（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於昔那山（西乃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刺（以斯拉）系出祖師，道承祖統，敬天禮拜之道，足以闡祖道之蘊奧。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迺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

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與！

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站，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列徽（利未）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街東南，四至三十五杖。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初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

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唯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熟曉，勸人爲善，呼爲滿喇。其教道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年，李榮、李良自備資財，重建前殿三間。至天順五年，河水滄沒，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劄付等因，至元年古剎清真寺准此。李榮復備資財，起蓋深邃；明金五彩粧成，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鉞，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外作穿廊，接連前殿，迺爲永遠之計。此蓋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費至汴梁歸寺。高年由貢士任徽州歙縣知縣，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

千兵瑄置買供卓銅爐瓶燭臺；迺弟瑛弘治二年捨資財置寺地一段瑛與鍾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啓其端李榮高鏃建造成其事有功於寺諸氏捨公帑經龕經樓經卓連籠欄杆供卓付簷諸物器皿亦爲粧彩畫飾周圍之用壯麗一方。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於五倫矣。噫！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古今相傳不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祝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國祚綿長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於（照原碑）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傳永久云。

吳遊。

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瓦匠吳亮，

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金鍾譔，
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

尊崇道經寺記

(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四字今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洵書丹，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揚徐昂篆額。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

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及千萬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爲之教祖；於是七攝傳經，爲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碑）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饒寡孤

獨，疲癯殘疾者，莫不調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極力相助，凡婚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殮不尙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

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賈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倫，遵五常，敬祖風，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里，親師友，教子孫，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尙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

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耽，傳之女媧，（挪亞）女媧傳之阿麻

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戔（以撒）哈戔傳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七攝也攝傳之阿呵聯（亞倫）呵聯傳之月束窩（約書亞）束窩傳之謁子刺於是祖師之教燦焉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叵；於經而是，於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維揚，金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寧夏金潤立碑亭一座，金鍾修撰碑亭，鐫字張鸞張壘。

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今佚）

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於阿耽，爲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媧，繼

之阿無羅漢。羅漢（爲盤古氏十九世孫句應在此）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爲宗，使人盡心合天，因心見道而已。數傳而後，聖祖默舍（弘治正德碑作乜攝）生焉，神明天亶，顛異超倫；誠心求道，屏嗜慾，忘寢膳，受經於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也。聖祖齋戒盡誠，默通帝心；從形聲俱泯之中，獨會精微之原；遂著經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簡，可知可能，教人爲善，戒人爲惡。孝弟忠信本之心，仁義禮智原於性。天地萬物，綱常倫紀，經之大綱也；動靜作息，日用飲食，經之條目也。

其大者禮與祭。禮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禮以復於禮者也。禮拜之先，必齋戒沐浴，淡嗜慾，靜天君，正衣冠，尊瞻視，然後朝天禮拜。蓋以天無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日新又新。詩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其斯之謂歟！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

默視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無敢厭敬，無敢怠荒，必慎其獨，以畏明且。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謂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問者，一惟循乎禮。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禮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道之在禮拜者，如此也。（以上禮拜）

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春月萬物生發，祭用芹藻，報生物之義也。仲秋萬物薦熟，祭用菓實，報成物之義也。凡物之可以薦者，莫不咸在，不加調和。卽所云大羹不調者也；而總以盡其誠信。禮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之謂也。冬夏各取時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時以禮自持，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猶以其餘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以上祭）

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猶

懼人雜於私欲，淺於理道，故於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真。士輟誦讀，農罷耕芸，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以上齋）

冠婚死葬，一如夏禮；孤獨鰥寡，莫不周賑。經之綱領條目，難以備述。而聖祖制經之義，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斯道遂燦然明備，如皓日懸空，無一人不可見道，則無一人不知尊經矣。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而於六經之理，未嘗不相同也。教起於天竺，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歷漢唐宋明以來，數有變更，而教衆尊奉靡斁，如飲食衣服之適於人，而不敢須臾離也。其寺，俺都喇始創於宋孝隆興元年，五思達重建於元至正（應依弘治正德碑作至元）十六年，李榮李良高鑑高鉉高銳於明天順五年黃水湮沒，復捐資重修。（以上寺）

殿中藏道經一十三部，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教衆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

宗旨，罔敢隕墜而已。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闖寇作亂，圍汴者三。汴人誓守無二，攻愈力，守愈堅。閱六月餘，寇計窮，引黃河之水以灌之。汴沒於水。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教衆獲北渡者僅二百餘家，流離河朔，殘喘甫定，謀取遺經。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寺取經，往反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散經二十六帙；聘請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參互考訂焉。至大清順治丙戌科進士教人趙映乘，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租曠宅而安置之。教衆咸相與禮拜，尊崇如昔日。此經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傳也。

(以上經)

然而教衆雖安居於垣，終以汴寺之湮沒爲歎。時大梁道中軍守備教人趙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橋梁，招人復業。懼寺廢而教衆遂渙散莫復也，且不忍以祖宗數百年創守之業，而忽廢於一旦也。遣士卒晝夜巡邏以衛之。迺弟映斗，應試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復業者日益繁，承基因數請教衆復業，而李禎趙允

中遂負遺經旋汴，時已爲順治癸巳年矣。（順治十年）公議捐資修寺，衆皆樂輸，估工起建。爾時貢士高選等，生員高維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門請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復修理。趙承基等首捐俸資，李禎、趙允中等極力鳩工，出前殿於黃沙，由是前殿始立。進士趙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艱旋里，捐俸資獨建後殿三間。至聖祖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北講堂三間，南講堂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牌坊一座，行殿九間，殿中立皇清萬萬歲龍樓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處，丹堊黝漆，壯麗輝煌，或出自教衆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規模，於是乎成，較昔更爲完備矣；見者莫不肅然起敬。（以上再言寺）

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胥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爲一部，衆咸宗之，今奉入尊經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經，衆各出資修補，而大參趙映乘作聖經記變，乃弟映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其燦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經有真諦，解者不敢參以支離；經

自易簡，解者不敢雜以繁難。自是人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婦之別，原本於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復初。其與聖祖制經之義，祖宗尊經之故，雖上下數千百年，如在一日。（以上再言經）

計自滄桑之後，趙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啓其端，趙映乘、高登魁等捐資起建以成其事，有功於寺。高選、趙映乘訂證聖經於前，李禎等修補於後，有功於經。至於寺之牌扁對聯，皆各衙門宦遊河南者之所書也。趙承基任陝西固原西路遊擊，旋里覽其勝概，因嘆曰：『數百年創制之隆，於今得復睹其盛矣；則後人之視今日，不猶今日之視昔人耶？』猶恐其久而不傳，欲勒諸石以垂不朽，而請記於予。予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且與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爲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因據其舊記而增補之，俾人知其道之由來，且以見今日經寺之修，其教中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爲記。

特進光祿大夫侍經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書今予告工部尚書劉昌撰文，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書丹，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廣東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額。

大清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鑄石。
碑陰題名

清真寺之修，始於宋孝隆興元年，迄今已數百年於茲矣。（由南宋隆興元年至清康熙二年其間適五百年）雖數經變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滄桑之後，寺基圯壞，見者莫不淒然。至我朝順治十年癸巳，教衆旋汴復業，公議捐資重修。而李趙艾張高金石等七姓，各輸囊金，重建前殿三間，教祖殿三間。（教祖阿無羅漢）其後殿三間，尊經龕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進士趙映乘丁艱旋里，出俸資而獨成之者也。至於聖祖殿三間，（聖祖七攝）大門三間，二門三間，銅鑪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誦經堂三間，係艾姓同修。南講堂三間，（南講堂即南誦經堂）趙允中允成映袞率姪元鑑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

座。金之鳳立殿中，皇清萬歲龍樓一座。趙允中允成復修行殿九間，及殿中欄杆地屏，燭臺供桌，殿前至大門內甬路，南經堂甬路。艾應奎率子叢生、永胤、顯生、達生、復生等修石欄井一眼，石獅一對，鳳燈一座，竹簾五掛，花扁七面。李輝置銅鑪三副。艾世德置銅蓮花燈二座，修殿前月臺石欄，及北經堂甬路。艾惟一修廚房三間。趙允中高登科，趙元鑑修週圍大牆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門外花牆月臺。其焚修住宅及桌椅爐鼎，一切樹木，應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規模於是成，猶然昔日之盛；其粉飾勸墾，較昔更爲壯觀，附勒碑陰，以誌其盛云。（以上寺）

殿中舊藏道經十三部，壬午胥淪於水。貢生高選撈獲七部，教人李承俊撈獲三部，費至河北，聘請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壞，參互考訂，止纂成全經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舊經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滿喇李承先重修之；其餘十部，乃漸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與同族公修一部，趙允思修一部，金應選與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趙映乘修一部，滿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輝同

姪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滿喇張文瑞與同族修一部，滿喇艾達生同兄弟子姪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煥然一新，誦者易曉，觀者悅服；要皆掌教滿喇之所手著，而教衆之所勤成。謹勒於石，俾後人知經寺之修，其有由也夫（以上經）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陳垣撰

一賜樂業教碑原文二通：一爲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重建清真寺記，一爲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尊崇道經寺記。一賜樂業，或翻以色列，猶太民族也。清真寺與回教寺同名，乃猶太教，而非回教；道經，摩西五經也。二碑今猶在開封，民國元年中華聖公會購得此寺遺址，二碑因亦移置會內，築亭覆之。前年北京聖公會史君，曾以最近搨本見贈。弘治碑殘闕七十餘字，卽有關於考證之姓氏地名年號亦有剝落；正德碑殘闕較少。近吾人獲有康熙季年兩碑搨本，完全無缺；又有康熙二年碑記，並碑陰題名，亦名重建清真寺記；又獲有康熙六十年羅馬教士所繪寺

內外圖二幀；又有道光末倫敦會士所錄寺內扁額楹聯甚夥；又發見順治間一賜樂業人趙映乘著述二百餘卷；並得康熙以來中外學者關於考察此事之記載；及羊革經卷之源流分十二章，詮述如後。

第一章 弘治碑之考證

此碑撰人爲金鍾，最近拓本，猶約略可辨。金鍾爲一賜樂業教人，正德七年，其人尙存；正德碑所稱金鍾修撰碑亭者，卽弘治碑亭也。一賜樂業初來者，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今拓本尙有李、艾、金、三姓可辨，餘均捶琢；則同治間回亂，及光緒間拳亂，一賜樂業子孫所毀滅以爲避禍者也。今可據康熙間拓本，一一補足之。七十姓或疑爲十七姓之譌，因碑中所列適十七姓，而教衆之知名者，又無在此十七姓之外也。且原碑牟尼二字，既可倒置作尼牟，則十七姓之倒置爲七十，亦或似之；然不可考矣。十七姓中兩李、兩金、兩張，姓同而族異，今汴人

猶有七姓八家之說。

此碑及正德碑，均有出自天竺一語；今拓本天竺二字皆闕，似訪碑者以爲謬而捶落之者也。夫此碑所謂天竺者，不過以舊有名詞，擬西域極遠之處，猶之以盤古二字比阿孰，令人易明。否則，弘治以前，未聞有猶太，苟以爲出自猶太，人且不知爲何地。撰者既未能創造新名，又不知元世已有朮忽幹脫之譯，則用天竺擬猶太，在當日未爲大謬。正德碑於天竺之下，加西域二字，較允當矣。

此碑之最謬者，謂阿無羅漢（亞伯拉罕）在周之一百四十六年，也攝（摩西）在周之六百十三年；此則中西曆比擬之譌，亦非根本錯誤。且謂也攝後於阿無羅漢四百餘年，並未爲謬。

惟此碑謂寺建於宋孝隆興元年癸未，考南宋孝宗隆興元年，卽金世宗之大定三年；是時金人據汴，已三十八年，遷都於汴者，亦已三年；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六月癸卯，命樞密使僕散思恭西京留守，癸亥上備法駕入南京，卽世宗都汴之始；以

汴人敘述當時汴事，應用金曆，而不用者，或猶有正統之成見。然今人敘述中國古事，援用西曆，亦所恆有，不足爲異；故正德康熙碑，均相沿不改也。今拓本天順五年河水淹寺，天順二字闕，應補。

第二章 正德碑之考證

此碑有特應研究者：一，不用清真寺舊名，而改爲尊崇道經寺；二，撰者左唐，是否一賜樂業人？三，書丹者之高滂，何以訛爲高洵？四，此碑與維揚人，極有關係。

寺何以名清真？弘治碑解釋之，謂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碑末並稱爲清真後人，一若與回教無別者。此碑則力避清真之說，全碑不獨無清真二字，且於尊崇道經四字，言之再四。計全碑九百餘字，尊崇二字凡六見，道字凡二十三見，經字凡十五見。元時此寺名『古刹清真寺』，明初呈請重建之公牘，猶用此名，觀弘治碑可見。此碑敘述此寺源流，至此亦削去清真二字不用，而單

稱爲古刹，其排斥清真二字，至爲明顯。蓋是時回教寺亦已名清真寺，故左唐特具爲尊崇道經寺，以自別於回教也。

左唐弘治丙辰進士，左爲十七姓之一，江都又爲一賜樂業族散居之地，記末又有俾我後人之言；其敘述道經傳授源流，歷舉阿無羅漢以後宗派，比弘治碑加詳而無誤，則唐之爲一賜樂業苗裔，殆無疑義。唐後爲廣東參政，嘉靖維揚志有傳，稱唐署司篆，性廉介，吏無所容奸，恨欲撓之，以出納事陷唐，唐忿而病，拊膺曰：『平生砥礪名節，顧乃蒙垢若此！』遂不食死。粵人倫以訓爲誌墓，直書其冤。撰碑時爲四川參議，乾嘉四川通志，均作左居，傳寫誤也。左唐之文，與金鍾之文，雅俗迥異，篆額之徐昂，亦當時名士，與唐同里同歲進士。正德二年三月，宦官劉瑾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五十餘人，昂時爲給事中，與主事王守仁，卽五十八人之一，皆海內號稱忠直者也。昂銜稱前吏科給事中，正其罷官家居之時。嘉靖初卹錄舊臣，起昂爲廣東參議，見康熙揚州志十七姓無徐氏，昂蓋非一賜樂業人也。

書丹之高洵，原碑洵字，今尙明晰可辨。惟正德以前進士題名錄，並無高洵其人，祇弘治乙丑有高洵。余恐刻本有譌，嘗親至國子監，證之題名碑，高洵江都軍籍數字，幸尙完全無缺。明史劉瑾傳，有給事中高洵，頗致貶詞，謂其劾父高銓以媚瑾。然康熙揚州志，則又盛稱之，謂正德初瑾羅織大臣，逮銓下獄，洵伏闕請以身代，事得雪，仕至南京光祿寺少卿。以其時代爵里考之，則高洵之爲高洵，斷然是一非二。顧洵洵二字，形雖相近，然係書丹者姓名，無論自書非自書，何至混用，誠不可解。十七姓中有高氏，淮南又有一賜樂業族，然無以證高洵之爲一賜樂業。若以爲卽高洵，則其父詮，曾按察河南，並升布政，洵當隨宦汴梁，旣聞一賜樂業之教也。

此碑與維揚人極有關係；撰者書者篆額者，均維揚人，請經及出資修寺者，亦有維揚人；維揚之有一賜樂業，幸得是碑爲證。

嘉靖間汴人李濂著汴京遺蹟志，於舊跡之湮廢已久者，亦以空名志之，曰：『使後之好古君子可以攷見也。』是故土市子街之樓，凡十餘所，土市子街東南之黃

建院，士市子街東之廣慧院，士市子街東北之打瓦尼寺，均已燬，均著於錄。而在士市子街東南之一賜樂業寺，則獨不見著錄。是書著於嘉靖二十五年，去正德立碑之年，不過三十四年，不應不知有一賜樂業寺，奇也。

第三章 康熙二年碑之考證

碑名重建清真寺記，與弘治碑同，原碑今不知所在。此據羅馬教士拓本，今藏徐家匯藏書樓。文爲祥符劉昌撰，昌天啓乙丑進士。記末稱『余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且與教人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爲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則此碑不啻康熙以前之開封猶太教史也。無此碑則不知正德以後至清初猶太教之盛。惟劉昌於順治十六年修開封府志，十七年修河南通志，均職司評論，而兩志曾無一字道及一賜樂業教，何也？劉序通志有曰：『予豫人，豫之志宜載筆，以從諸公之後；而予方受命爲冬官長，不獲輔稗官野史之不逮，予滋歉已！』然則

所謂評論者虛名耳，昌於原志蓋未嘗寓目也。書丹者李光座，亦祥符人，順治己丑進士；篆額者侯良翰，河南蘭陽人，與教人趙映乘同爲順治丙戌進士；三人者，皆非一賜樂業人也。

碑稱阿孰爲盤古十九世孫，當係因弘治碑阿無羅漢爲盤古阿孰十九代孫一句而誤。碑稱五思達重建寺於元至正十六年，至正當爲至元，弘治正德碑明謂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寺，惟至元乃有己卯，至正無己卯也。一字之誤，相差幾八十年。劉昌本非一賜樂業人，其文自稱爲據舊記而作，其所敘述，少有謬誤，本可原也。

碑述一賜樂業教規儀，多用儒門術語，惟敍贖罪節一事，比二碑獨詳。曰：『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真。』此卽猶太教中最古最重之贖罪節也。其禮嚴肅異常，其期爲猶太曆七月十日，自屆期之前一日日入時起，至本日日入時止；諸守節者咸避靜禁食，默思罪惡爲萬不可有之事，深自刻責以求上帝之赦宥。近今猶太人雖無聖殿，不能守此節，猶以七月十日爲禁食悲傷之日，不敢或渝。

碑獨著之，可見劉昌於一賜樂業教，並非絕無所知者。

第四章 始至開封之時代

猶太教爲一種民族宗教，與由異族集合而崇奉之宗教不同，故其種族所至之處，卽爲其宗教所布之處；知猶太族何時始至中國，卽知猶太教何時入中國也。

猶太族何時始至中國，衆說紛紜：據弘治碑則言來自宋，據正德碑則言來自漢，據康熙碑則言來自周。然康熙碑所謂周時始傳於中州者，似因弘治碑考之在周朝二句，及正德碑稽之周朝一句而云然，未必確有所見。惟歐美人考猶太族傳來之路徑，謂其時代極遠，俄人維那古拉多夫云：『以色列王時，猶太人恆旅行支那，支那猶太人古詩中，有推羅王希藍曾將支那帝所贈品物送往陀維之語，正當中國周昭王時也。』

或又謂舊約以賽亞書四十九章之秦，卽指中國，以是爲猶太古代與中國交通

之證；此則當周平王之世，均與周時傳入中國之說脗合者也。

或又謂耶穌紀元三十年（後漢光武建武十年）巴比倫有大戮猶太人之舉，疑猶太人此時至中國，或謂猶太人之至中國，當在紀元六十九年（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耶路撒冷破滅之時；此則因正德碑有原教自漢時人居中國之文，而聯想及於漢代猶太人之被戮，其說本非無故。然猶太人之被戮，不止一次；耶路撒冷之滅亡，亦不止一次。當其被戮時，人民轉徙於波斯、阿富汗及中央亞細亞而至中國，亦事理所應有。但自漢至明，千有餘年，猶太人若久居中國，不應無一人一事一建築物足述。何以弘治立碑之始，於本教傳入源流，止溯於宋，而不及於宋以上？則謂開封猶太族來自漢者，亦未可遽信也。故諸漢以前已有猶太人曾至中國，則可，謂開封猶太族為漢代所遺留則不可。猶之唐時景教會至中國，然不能謂元之也里可溫即為唐景教之遺，亦猶之元也里可溫盛極一時，然不能謂利瑪竇諸人即為元也里可溫之裔也。

及至唐世，歐亞交通漸盛，景教回教，皆接踵而來，猶大人亦當繼至。亞刺比人亞布爾璽特東洋紀行有曰：『唐末黃巢之亂，（乾符六年事）因貿易而至廣府（支那通史譯作激浦謂是乾符四年事非）之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巴爾施等十二萬人，皆死於難。』此足爲唐末猶太人至中國之確證。然其人以貿易之故，由海道來往廣州，不過僑寓一時，未必卽爲永住。是猶太人之至中國爲一事，猶太人之是否永住中國又爲一事也。

今試以種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族爲非宋以前所至。宋敏求東京記，頗注意於祠廟，故寧遠坊之祆祠，亦見稱述；而於一賜樂業寺無聞。張邦基墨莊漫錄於東京城北之祆廟，亦著其緣起；而於一賜樂業教無聞。清雍正間嘉興周城撰宋東京考二十卷，采摭關於宋時汴京掌故之典籍，至三百九十餘種；而不見有關於一賜樂業之事。卽弘治碑一賜樂業族進貢西洋布於宋，及帝命遵守祖風留遺汴梁之語，亦未及載。足見宋時開封一賜樂業，尙無人能道；其非宋以前所至，可斷言也。

猶太族之見於漢文記載者，莫先於元。元史文宗紀天曆二年詔僧道也里可溫，朮忽，合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朮忽卽猶太族也。元史語解易朮忽爲珠赫。元代朮忽，散輩不止一處，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募各處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師從軍是也。朮忽或稱主吾，又稱主嚮。順帝紀至元六年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爲嚮姻。楊瑀山居新話杭州砂糖局，糖官皆主嚮，回回富商，主吾，主嚮，皆朮忽之異譯也。然元以前無聞焉。馬可孛羅遊記稱北京杭州各處，多有猶太人居住。馬可東遊之日，正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重建本教寺之時，其時猶太族初來，未改漢姓。故馬可一見能辨。元以後則漸改漢姓矣。

咸豐初有教士購得開封猶太人譜牒一本，中有希伯來名，亦有漢名。弘治碑謂李，俺，艾等姓，進西洋布於宋，俺都刺始建寺；此必牒譜所傳，故能言之鑿鑿。當其始至，尙沿猶太氏族，歷元迄明，乃改漢姓。故宋時始建寺之俺都刺，必爲猶太氏名。明初滿喇有俺平徒，永樂中又有醫士俺誠，誠賜姓趙氏，自後俺氏遂罕見。正德碑言

重建寺有俺李高，有姓無名，則其人亦不顯。由此可見開封猶太人改漢姓之痕迹。再證以李氏，李氏明初極盛，李爲漢姓，而猶太祭司長例選利未派掌之，弘治碑所謂列微五思達領掌其教是也。列微今翻利未。明初滿喇十四，李氏殆占九人，滿喇者猶牧師也。清初補纂殘經，亦賴掌教李氏。李氏爲明初利未派所取之漢姓，可以其事其人其音三者證之；其去入居時代，未爲甚遠。

至於一賜樂業之名，則起於明中葉。如德亞之名，則見於明末清初；猶太之名，則見於清道光以後；尤忽之名見於元。元史譯文證補又謂元世經大典之幹脫，即猶太。元史世祖紀及元典章新集，均見有幹脫，幹脫之果否爲猶太，未詳。然元以前亦未聞有幹脫之名也。宋時猶太本土，爲回教徒所據，三百餘年，待猶太人至虐阿刺比人之後，又據於土耳其，其十字軍之役，即因是而起。十字軍未興之前，猶太族多已出亡在外，其永住中國，當在此時也。

至其移住時之或由海道，或由陸路，雖無可考。然弘治正德兩碑，均言出自天竺。

細察其經卷，有似波斯體格之書法，又有似波斯製品之絲紙，寧波有經，維揚有經；當是時東南海舶已通，其途徑與波斯賈胡之出波斯灣經印度洋而至中國東南省者極相類。西人謂吾國河南江蘇等風俗，有極類猶太人者，如結婚之舊儀，及衣料中不以毛類與棉麻等物相雜，實爲猶太族之習慣。又江蘇徐州屬有亞當夏娃之廟，亦似與猶太人有關係。史證以弘治碑貢西洋布之說，則謂爲由海道而來，較有根據。然當回教據巴勒斯坦後，猶太人之散居於印度及中部亞細亞者，所在多有；證以寧夏金氏，代有聞人，則謂其循天山南路而來，亦非無說。

第五章 與回教之異同及挑筋教之名所由起

猶太教與回教不同，人或混視爲一。推原其故，則回教爲吾人所習見，回教寺名清真，一賜樂業寺亦名清真。正德碑力避清真之名，正以此故。開封猶太族，面目與漢人特異，而習俗與回教略同。回教奉祀一神，一賜樂業亦奉祀一神；回教守安息

日，一賜樂業亦守安息日；回教每日五時禮拜，一賜樂業亦每日三時禮拜；回教行割禮，一賜樂業亦行割禮；回教不食豕肉，一賜樂業亦不食豕肉；回教能書記者謂之毛喇，一賜樂業亦謂通經者爲滿喇；正德碑敘述先世，有阿耽（亞當）女媧，（挪亞）阿無羅漢，（亞伯拉罕）以思哈祇，（以撒）雅呵厥勿（雅各）七攝，（摩西）回教敘述祖師，亦有阿丹，努海，易卜臘欣，易司哈格，葉而孤白，母撒；以此種種，局外人容易混視。今開封人稱一賜樂業爲青回回，或藍帽回子者，因其用於儀式之纏頭布及靴等，皆青藍色，與回教徒之用白色者殊，亦知其有別也。回教與一賜樂業教，源同而流異；一賜樂業之爲教，遠在回教之前，回教興後，一賜樂業子孫乃屢被征服；今回教經典中所稱爲朱乎得者，卽一賜樂業人也。

何以稱爲一賜樂業（以色列）創世紀三十二章，載雅各夜濟雅博渡，遇一人與角力，迄於黎明，傷雅各髀，請罷。雅各曰：『不爲我祝嘏，不能罷。』曰：『汝何人？』曰：『雅各。』曰：『汝今後不必稱雅各，當稱以色列。』雅各曰：『汝何人？』曰：『奚』

必問。』遂就地爲雅各錫嘏。雅各悟，因名其地爲便以利，曰：『與上帝觀面也。』自是雅各之髀，遂傷其筋；以色列人因不食牛羊之筋，以爲紀念。開封以色列人，至中國千年，今猶守其故俗，拔筋而食。相傳寺之庭北，原有廣場，卽挑筋之所。此挑筋教之名所由起，所以異乎回教也。然其人不食豕肉，又每執牛羊屠之業。又與開封回人雜處，不與漢族通婚，晚近間有娶回人女者。族姓日就式微，久無掌教滿喇，爲之誦經祈禱。投入回教，在所不免；然究與回教不相容也。

第六章 人物之大略

一賜樂業人物，明以前無聞，清康熙以後亦無聞，非無聞也，無記載也。卽有記載，如嘉靖維揚志之左唐，道光福建志之趙映乘，苟無此二碑爲證，亦無以知爲一賜樂業。今吾人能在祥符志中搜出一賜樂業人者，賴有此數碑耳；不然，亦第知其爲祥符人而已。

正德碑稱當時一賜樂業，有進取科目，顯親揚名者；有布列中外，致君澤民者；有折衝禦侮，盡忠報國者；有德修厥躬，善著一鄉者；有工精於藝，商勤於遠，而名著江湖者；又稱業是教者不止於汴也。則有明中葉一賜樂業之盛，可以想見。惜碑中未能一一舉其名，又無人焉爲著一賜樂業人物志，如京口耆舊，百越先賢之類，致令後世考古者，無從憑藉。今祇得據各碑所錄，疏舉其大略而已。

明初李氏最盛。熟誦正經，諳希伯來文，堪稱爲滿喇者，有李誠、李實、李貴、李節、李昇、李綱、李榮、李良、李智等九人。李榮並於正統天順兩次修寺，曾出鉅資。天順間請經寧波，李榮亦與有力；則固一富有能力，而又極高壽之人也。崇禎壬午，水毀經卷，能將佚經參互考訂，修補完備者，爲掌教李禎，及滿喇李承先；則李氏之家傳，且數百年而未墜。掌教滿喇而外，又有生員李法天及李承俊、李輝、李毓秀等，皆出力於清初經寺之人。弘治碑之十七姓，康熙碑之七姓，均以李氏爲魁首。前章謂李氏爲一賜樂業列微支派所取之漢姓，豈不然歟？

其次爲艾氏。艾氏明初有滿喇二人，曰艾端，艾敬。又有艾俊者，正德丁卯舉人，官德府長史，德府者，英宗第二子見濬，初國德州也。艾田，萬曆癸酉舉人，官知縣。艾儒略撰利瑪竇蹟云：『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德亞（即猶太之明譯）國所傳天主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將經典大全一部（即舊新約）係如德亞原文，並附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此所稱艾孝廉，即艾田也；艾田蓋亦諳希伯來文者。道光末西士所錄寺中楹聯，有艾田所撰一聯，其孫艾顯生重刊之，顯生父應奎，乾隆祥符志有傳。奎字文所，好文，稱良醫，精脈理，療病多中。顯生繼父業爲醫官，弟達生，滿喇復生，康熙二十七年，自爲楹聯多副懸於寺。艾世德，亦祥符志有傳，少拾遺金，候其人還之，官旌其門。康熙碑陰題名，捐費者艾姓人特多。

其次爲趙氏。趙氏明初不甚顯，天順間有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至大梁歸寺。先是一賜藥業有醫士俺誠者，永樂二十年以功賜姓趙氏，授錦衣衛指揮，升浙江都指

揮僉事。趙應是否俺誠之後，不可知也。清初趙氏大顯，趙映乘字涵章，順治丙戌進士，乾隆續修河南志道光福建志均有傳。余藏有映乘殿試策原本。殿試之年，映乘二十八歲，由廩膳生中式順治二年舉人，曾祖良荆，祖子才，父光裕。由此推之，映乘蓋生於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康熙二年立碑時，映乘四十四歲也。順治七年，映乘由刑部郎中出爲福建漳南道按察司僉事。時八閩初定，張恩選負險自固，永定蘇榮朱以泰據苦竹鄉，映乘繪劫難圖三十冊，上巡撫張學聖，慷慨誓師，偕遊擊賀國相直搗榮寨。榮等既擒，恩選竄死。乃購民居，闢講議堂，延師課士，理滯獄。民苦兵革，驟聞書聲，比諸景星慶雲。以丁內艱旋里，倡復本教寺，並自將佚經纂成全經一部，著聖經記變紀其事。

近吾人新發見映乘著有『四竹堂紀異二百四十卷』，順治開封志未著錄。康熙三十四年開封志著錄藝文續編，乾隆四年祥符志著錄乙部史類。如此巨帙，四
五十年，不至湮滅，何以乾隆纂四庫時，不見進呈未識今日汴梁故家，尙有藏焉者。

否？若得是書而讀之，當不獨於一賜樂業源流，有所考證已也，願與海內共誌之。康熙初映乘轉湖廣江防道，卒於官。

映乘弟映斗，順治間拔貢，知雲南宜良縣，有功於本教經寺之修復，著明道序十章，寺內有所題聯扁，映袞，康熙間貢生，映黻早卒，妻高氏，苦節四十餘年，見祥符志。映乘父光裕，以二子貴，贈如子官。寺外大牌坊，有光裕所立扁。趙承基，大梁道中軍守備，陝西固原西路遊擊，清初興復本教寺之主動者。劉昌碑記，卽承基所請。

其次爲金氏。金氏人不多，然分布最廣。弘治間寧夏有金瑄、金瑛兄弟，爲當時修寺之施主。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千兵。祥符有金鍾、金禮、金禮生員，爲弘治碑之撰人。金禮爲立碑之施主。正德間寧夏有金潤，潤立正德碑亭。維揚有金溥，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是寧夏祥符，維揚皆有一賜樂業之金也。清初有金之鳳，立萬歲龍樓。金應選，與同族共修道經一部。則清初金氏，澤猶未斬。

其次爲高氏。高年，宣德間貢生，正統間任徽州歙縣知縣。天順間有高鑑，與於事。

波取經之役。成化間有高銳高鏞，捐資增築藏經殿。崇禎末被水，教業流離河朔。賈生高邁，承父東斗命，渡河入寺，搜取遺經，往返數四，獲道經數部，修纂者始有所依據。厥功甚偉。又有生員高維屏及高登魁兄弟，對於本寺之興復，始終經營其事。

統計十七姓之見於三碑者：李艾各十四人，趙十人，高九人，金八人，俺張各三人，石二人，左周各一人。左唐卽正德碑之撰者，已見前章。穆黃聶白四姓，無知名者。清初七姓，則李趙艾張高金石也。

第七章 寺之沿革及康熙季年之景况

寺始建於金，始修於元，歷明迄清，凡五百年，修建者凡十次；大抵與河患有關，與本教之興衰亦有關係。今試臚列其修建年代：

金世宗大定三年，卽南宋孝宗隆興元年，始建寺。一修於元，至元十六年，寺門顏曰「古刹清真寺」。次修於永樂十九年，周定王。周定王者，成祖母弟橚，洪武中就

藩開封，雅好醫術，撰救荒本草八卷，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永樂十九年，有告樞反者，召至京，示以所告狀，樞頓首謝死罪。帝憐之，不復問。樞歸國，卽獻還三護衛。傳令教人醫士，俺誠賜香，重修本教寺。寺中遂奉大明皇帝萬歲牌。不知俺誠何以有德於樞也。然誠固醫士，必與於普濟方編纂之任，可斷言者。三修於正統十年，四修於天順五年，河水淹沒之後，五修於成化間，始增建藏經殿。六修於弘治二年，卽立弘治碑之年。七修於正德七年，八修於康熙二年，均有碑。九修於康熙十八年，教士某曾在寺中搜得殘碑一，碑額題曰『祠堂述古碑記』。碑起處清真寺，趙氏重建云云，碑末行康熙十八年云云，尙可辨，參以扁聯，是年應修寺一次。十修於康熙二十七年，是年有新題楹聯甚多。

康熙四十一年，羅馬教士郭氏至開封，有所記載，曰：開封有猶太教寺一，爲豫省大府奉詔所修。教衆凡二三千人，羣呼爲挑筋教徒。每安息日則誦經禮拜於寺中，其人仍守割禮，並守逾越搆廬等節。寺中央供萬歲牌，兩旁有希伯來文，其左書曰

以色列族聽之哉，爾之上帝耶和華惟一而已。其右書曰爾之上帝耶和華，乃諸神之主，萬王之王，巨能可畏，不偏視人，不受私獻。其文蓋出於申命記。萬歲牌之前有高椅，曰摩西椅，上敷繡褥，爲掌教說教時安置教經之用。寺中藏有摩西五經及先知馬拉基撒加利亞之書。

康熙六十年杜教士有手繪之開封一賜樂業寺圖二幀：一爲寺之全形，一爲寺後殿之內部，大可助吾人之考究。吾人讀康熙二年碑陰題名，見有所謂教祖殿，聖祖殿，尊經龕，北經堂，南經堂，焚修住宅等，皆莫知其方向及位置所在。得杜氏之圖，正如讀儀禮者之有釋宮有圖，求諸文辭而不得，則可以按圖而索也。據圖全寺深約四百尺，廣約百五十尺，東向。四周大圍牆。進東街柵門，則見有大牌坊，坊有敬天祝國扁，是爲大門。大門左右有花牆。大門內有甬道至二門。二門內爲大院，中亦有牌坊，左右有牌亭。亭庀弘治正德碑。兩旁有橫門，門通焚修住室。碑亭後有石獅銅鐘之屬，是爲前殿。殿前月臺石欄極壯觀。殿旁兩廂南北向者爲誦經堂，亦名講堂。

北講堂之西爲廚房。殿左右東向者爲教祖聖祖殿。殿後有行廊通後殿。殿深六十一尺，兩壁皆窗，前有燭臺供桌，旁有盥手盤。中有壇，壇置高椅。椅後爲萬歲龍樓。樓後最深處爲尊經龕。龕藏新纂而最古之摩西五經一部。龕前有幔，極麗。兩楹有經櫺，櫺置續修之摩西五經十二部。壁左右有金字希伯來文，書摩西十誡。殿頂有通天之牖。

凡此皆康熙季年之景况。乾隆四年祥符志，載舊縣城圖，東嶽廟之西有清真寺。所謂舊圖者，順治十八年麟符志之圖，其時一賜樂業寺新修，故圖著之。元初建寺在土市字街東南，東京夢華錄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是也。咸豐間更名挑筋教胡同。近警廳以其名不雅馴，又已改爲前教經胡同及北教經胡同矣。

第八章 遺經之源流及現在

弘治碑言正經一部，五十三卷，當是摩西五經。摩西五經者，一創世記，傳自太古，

修訂於摩西，次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則摩西受天啓而書者也。時在殷之沃丁祖甲間，摩西命猶太祭司長，敬置此經於神櫃之旁，每安息日向以以色列民講誦。後人將此書分爲五十四卷：自第一至十二卷爲創世記，第十三至二十三卷爲出埃及記，第二十四至三十三卷爲利未記，第三十四至四十三卷爲民數記，第四十四至五十四卷爲申命記。此云五十三卷，其分合或有不同也。

明天順以前，開封本寺，祇得道經一部。天順間石斌，李榮，高鑑，張瓊往寧波取經一部。寧波趙應，又費來一部。於是汴梁遂有道經三部。成化間增建後殿，卽爲藏經之用。正德間維揚金溥又請來一部，至是遂有四部。此尊崇道經寺記所由作。請經之金溥，與撰碑之左唐，固里人也。

正德以後，其教浸盛；百年之間，道經由四部增至一十三部，則其教衆之多可知。崇禎十五年，道經盡沒於水，高選撈獲七部，李承俊撈獲三部，然多漫漶模糊，經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參考互訂，乃得全經三部。其後艾，趙，高三姓各修二部，金石，李，

張四姓各修一部，而十三部遂復舊觀。

康熙末及咸豐初，意大利教士及倫敦會教士所見，卽崇禎十五年以後所修之本。其間最古之一本，應爲弘治碑所稱者。其次爲寧波之二本，又次爲維揚之一本。然原本經水後均散失，諸西士所見者，乃由數本湊合而成，或修補而成者耳。

據貝教士所見，有一卷字大而清晰，其字體半似比國安懷士城之希伯來文聖經，半似一五三一年（嘉靖十年）在波蘭韋敦堡所印之希伯來迦勒底語辭典。其字下端無點，惟上端則有多點。據高教士說，他處所無者也。

今諸經四散矣，然失之於開封，猶可得之於世界。據康熙碑道經十三部，今所知者已有十部爲歐美人購去。歐人之知有開封猶太教，始於明萬曆利瑪竇諸人。其時猶太族尙盛，直至康熙二年重建寺後，猶太族仍未衰落，故康熙末年西士遊汴，尙不聞有購得遺經之事。遺經之出售，實始於咸豐元年，斯時寺址雖存，然棟折椽壞，塵封積寸矣。於時倫敦會士購得遺經六卷。據所稱述，其中一卷，與他五卷絕異；

字蹟卷面，均有特徵，並有水痕；接縫不齊，線裝不舊；前葉最末之字，或重出於後葉之首；前後字迹，亦不一律；細心考察，知爲兩卷以上之散葉所湊成也。

其餘五卷，大小不等，均以厚革爲之，不甚殘舊。各卷之末革，均有希伯來文符號，以是知其原屬第幾卷，及在經櫺中排列之序次。計所購者，係第二第四第五第九第十二各卷。第二卷由一至十九革，每革上角，均有號數。其他四卷，則每革並無號數，祇在末革注明本書之總革數而已。第四卷七十九革，第五卷七十五革，第九卷四十七革，第十二卷六十六革。革數雖各卷不同，然每卷之段數，則均爲二百三十九。其段數同而革數不同者，則因其每段之大小疏密有異也。

第二卷每段寬九英寸，餘卷有不過三寸者。每段有四十九畫痕，每痕之距離約半寸；此畫蓋以鋼筆或木筆爲之。史記所謂安息之俗，畫革旁行，以爲書記者也。

第二卷外，每段首尾之字均同，並無點句；第二第四第九及最古之卷，每字之上必有點；惟第五及第十二卷無之。

五卷皆有添注塗改之迹，尤以第二及第十二卷爲甚，幾至每段必有，且有刮去革面，然後重寫者。有兩卷係以舊革洗去原字，改寫新字，其原字猶隱見行間。

第九卷曾寄存香港圖書館，係貝教士及哥教士所寄存，而非贈與者。或謂第九卷之前八革，早已寄往倫敦也。餘五卷，一藏英國倫敦會，一藏英國博物院，一藏牛津博物院，一藏劍橋圖書館。尙有一卷，藏處未詳。同治五年，在劍橋研究，西拉氏謂此卷爲一惡劣書手所書，字體雖端正，而訛謬極多。

同年美教士丁韋良遊開封，購得二卷，以一卷寄其友威廉，威氏轉贈美國耶盧圖書館。伊勒氏謂光緒初奧國公使，曾購得一卷，寄奧國圖書館。光緒末上海羅馬教士亦購得一卷，此卷與右所述之諸本相仿。至是共購去十卷。應尙有三部，爲何人購去，或仍在開封，或已經湮沒，則且待將來之考見。

第九章 方經散經之內容

康熙碑稱寺中有方經散經數十冊，爲前二碑所未聞。方經散經，究爲何物，頗耐探討。大別言之，則教律、教規、禮儀、祈禱文書，及猶太年表、日曆、節令、開封猶太民族譜牒之屬，本不可謂之經；然因教衆相傳，虔誦珍守，故亦統謂之經。

正經散經，均用羊革書寫，爲上古式，兩端有軸，上下有柄，以便卷舒。方經則用厚紙編訂，如今書本式。自崇禎水患後，方經大都漂逸，卽有存在，亦多霉爛，不可復誦。惟正經散經，漂流未盡，質亦較韌，收拾叢殘，尙堪補續。是以高選入寺取經，祇得正經七部，散經二十六帙；李承俊亦祇救得正經三部，均未聞拾得方經，職是故也。

自是而後，道經十三部，既經修復，方經散經，亦逐漸編補如舊。據高氏所記，寺內有古櫃數列，藏經卷甚多，大約分正經及教規二種，新舊各半，亦有已抹破者，類爲希伯來字，寺僧用以祈禱者也。

杜氏所見，亦數十卷，前半述教主歷史，後半述教規教務，章數不多。寺僧當教中節期，則取而誦之。散經中有禮拜儀式，每禮拜五十或五十二冊，其字甚大。此種儀

典，大約採自聖經。

咸豐間某教士購得方經散經八卷，其形甚舊。內有摩西五經散葉，其紙甚厚，絲面，似來自波斯；又有教經鈔本及新鈔教經散篇，又有教禮及開封猶太人族譜；又見有方經五十七卷，尺寸甚小，其紙乃數層薄紙所粘疊，字體不甚端正。教規分五十三類，三十三小本，每規一本，或二規一本，約七八本，書者疑波斯人，因其字有波斯體格。

開封猶太族譜，區分男女，均用希伯來字爲名，多數亦有華名。卷末載祈禱文一道，曰：『保佑譜內之人，咸登天與七聖同座。』七聖者：一阿伯拉罕，二以撒，三雅各，四摩西，五阿倫，六以利，七利亞也。

教禮所載，有寺內應守之禮，有節日應守之禮，有祈禱之儀。

有一卷爲猶太年表及日曆，有一卷載普珥節之儀式及祈禱文。普珥節者，猶太人脫離哈曼侵害之紀念節。其餘皆每日所應誦之經文也。

纂經者爲一篇守教規之人，每卷之末，必有文曰某某敬錄。

第十章 扁額

扁之爲制極古。說文曰：『扁，署門戶之文也。』元王士點有禁扁五卷，述唐虞以來宮殿禁苑諸名。楹聯雖見於五代，然論其體格，則自有詩歌，卽有對句，來源亦遠。英人高葆真撰述古導今錄，謂扁聯之制，肇自迦勒底，迦勒底固阿伯拉罕之祖國，近年發見迦勒底古碑，頗有對仗文法，創世記卽有左右相對之文云。概自古籍淪亡，考古者每進而求之金石，或更進而求之磚瓦骨甲，皆以其爲文字所存也。則將進而求之於木，亦勢所必趨。今考開封猶太教而采及扁聯，猶此意也。

扁二十三方，始順治十三年丙申，迄康熙十八年己未。碑立於康熙二年，而寺則建於順治十年以後。中有二扁，題順治十五年奉旨創建，則西士記載謂此寺爲豫省大府奉詔所修者亦非無見也。可異者，題扁諸人，多爲順治十六十七年纂修開封

府志及河南通志之人。是時一賜樂業方盛，稱滿喇者，尙有五人，尙有掌教，尙有教衆二百餘家。而二志竟無一言半辭提及此寺，前篇言劉昌爲修志評論，然其人不在汴，猶有可原。惟徐化成先爲汴，中爲汴，後爲汴，在汴十餘年，每遊一階，卽題一扁，其於一賜樂業寺，不能謂爲不知。兩修河南通志，一修開封府志，均董其事。兩通志均有自敘。其續修通志序且有曰：『梁世爲名勝地，公卿遊宴，仙釋往來，各有勝區，今皆湮沒不存；後人卽欲仰其流風餘韻，將復何賴？余竊痛之。比年來博採輿論，雖前此佳址，委於泥沙，猶不沒其名，志所自始；此亦憑弔往哲，兼存二氏之微意。』吾不知其所謂仙釋，所謂勝區，所謂佳址，所謂二氏者何等？一賜樂業，近在咫尺，來自萬皇，足爲汴特色，豈猶不值一紀。其所題扁，旣知爲教宗無相，皇穹淨業，潔清教主矣，獨何所憚而不著於錄耶？

教法天真。順治丙申孟冬月穀旦河南分守大梁道左參政王原題。

此扁在尊經龜前。原，直隸眞定人。

敬天祝國。順治丙申孟冬月吉日開封府知府席式題。

此扁在前殿式。陝西咸寧人。順治己丑進士，十六年修開封府志提調。

教本於天。順治丙申年仲冬月吉日，欽差河南興屯道右參議胡士梅題。

士梅，金州貢士。

昭事上帝。順治丙申年季冬月吉日，祥符縣知縣楚陽鏤象乾題。

象乾，湖廣舉人。

昊天上帝。順治歲次戊戌三月穀旦，奉旨創建。

此扁在二門內牌坊，當爲賈漢復奉旨建。

日監在茲。順治歲次戊戌三月穀旦，奉旨創建。

教宗無相。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季冬吉日，欽差管理河道兼管水利河南按察

司副使加一級徐題。

徐，當是徐化成，昌平貢士，順治十六十七年修開封府志河南通志提調，康熙九

年續修河南通志總裁。

奉天宣化。順治辛丑孟冬之吉，晉陽賈漢復題。

此扁在尊經龕右旁。漢復，河南巡撫，順治十六十七年修開封府志河南通志總裁。

皇穹淨業。康熙癸卯孟夏吉旦，藩使北平徐化成題。

西來至道。康熙甲辰蕤賓穀旦，三韓王來用題。

來用，分守大梁道，順治十六年修開封府志，十七年修河南通志協理。

敬畏昊天。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季春吉旦，文林郎知雲南府宜良縣趙映斗謹題。

此扁在二門上。映斗，拔貢，一賜樂業人。

無象法宗。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秋吉旦，福建布政使司分守興泉道右參政李

光座題。

原文疑是法宗無象，傳寫倒置。光座，祥符人，康熙二年碑書丹者，順治己丑進士。

潔清教主。康熙壬子蒲月上浣之吉，楚撫北平徐化成立。

明鏡堂。康熙丙辰仲春吉日，祥符令錢江沈敍題。

此扁在誦經堂上。敍，錢塘舉人。

敬天祝國。大清康熙十七年孟冬之月吉日，誥贈文林郎知雲南雲南府宜良縣

知縣奉政大夫福建兵巡道按察司僉事趙光裕立。

此扁在大門外牌坊。光裕，映乘映斗父，以子貴，贈封如子官。

尊經修紀。大清康熙十七年孟冬之吉，誥贈文林郎知雲南府宜良縣知縣奉政

大夫福建兵巡道按察司僉事趙光裕立。

清真教主。康熙己未夏日，華亭沈荃書。

此扁在後廳旁。荃，順治壬辰進士，十三年分巡大梁道，十六年修開封府志提調，十七年修河南通志編纂，康熙元年丁憂回籍，他扁皆言題，此獨言書。己未爲康熙十八年，時荃離汴已久。

靈通於穆。順治十五年三月建。

欽若昊天。

此扁疑是奉旨建。

清真寺。

此爲大門扁。

至清殿。

此爲前殿扁。

至教堂。

此爲後殿扁。

扁。

此扁在大門外牌坊。

第十一章 楹聯

共十七聯。康熙二年碑言寺之牌扁對聯，皆各衙門宦遊河南者之所書。可知康熙二年以前，尚有扁聯。此所錄者，康熙二年以後者耳。然扁多爲宦河南者所題，聯則皆教中人所題。雖有數聯爲沈荃所書，亦未必卽爲沈荃所題；不過荃以書名，曾宦大梁，與教中人有舊，因倩之書耳。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路。

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聖賢源頭。 文林郎宜良令趙映斗謹題。

此聯在前殿窗旁，當是康熙九年題，因映斗有康熙九年扁也。

有不滯象，無不淪虛，道更有無之外。

禮自尊天，義惟法祖，心常存禮義之先。 丙辰冬月上浣吉旦，教人艾世德沐手敬

書。

此聯在後殿大柱，丙辰，康熙十五年，世德行誼，見乾隆祥符志孝義傳。

祖獨承天，敬天因而念祖。

生能止殺，戒殺所以尊生。

華亭沈荃書。

此聯在後殿前柱，與後二聯當是康熙十八年書，因荃有十八年所書扁。

對太空以藝梅檀，都忘名象。

迎西土而抗嗜慾，獨守清真。

華亭沈荃書。

此聯在尊經龕最近二柱。

自女媧嬪化以來，西竺鍾靈，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

由阿羅漢宗而後，中華衍教，得學儒學釋學道之全。

雲間沈荃敬書。

此聯在二門。

生生不已常生主。

化化無窮造化天。尊教弟子艾應奎沐手敬題。

應奎能文精醫，見乾隆祥符志方技傳。
天經五十三卷，口誦心維，祝皇圖於鞏固。
聖字二十七母，家喻戶曉，願社稷以靈長。

奉教弟子艾田沐手撰，本支孫艾顯生敬述重刊。

此聯在明鏡堂，即誦經堂。田萬曆元年舉人，利瑪竇行蹟言，有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係中州如德亞古教後裔，即此人也。顯生，應奎子，亦精醫。由阿羅而立教，法宗無象。

自默舍而傳經，道本一中。尊教弟子艾復生薰沐敬題。

復生，顯生弟。

統天地人物而著經，綱常倫紀，秩然千古，道德居名象之先。
合干支五行以成字，禮樂文章，燦乎百代，點畫在圖書之始。
戊辰秋菊月上浣之吉，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此聯當在經堂。戊辰，康熙二十七年。

春祭探生，秋祭報成，不敢忘天地生成之義。

尊祖於殿，祀宗於堂，亦以盡侑享祖宗之思。

戊辰秋菊月上澣之吉，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此聯當在聖祖殿。

道源於天，五十三卷，備生天生地生人之理。

教宗於聖，二十七字，得傳心傳道傳學之微。

戊辰秋菊月上澣之吉，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曰明曰旦，昭事惟嚴。

本天本祖，奏格匪懈。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教學合尼山，人物本乎天祖，冬至而修，恪守先王閉關之典。

字畫宗庖羲，義理包乎法象，七日而齋，得其復見天地之心。

戊辰秋菊月上浣之吉，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此聯當在焚修住室。

爲化爲育，理備化育之全。

積氣積形，道居形氣之先。

戊辰秋菊月上浣之吉，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統天地人物以爲道，不尙名象。

合君親師友以立教，非涉空虛。

尊教弟子艾復生沐手敬題。

仰瞻造化天，敢不起恭起敬。

俯拜長生主，自宜潔體潔心。

此聯在後殿橫窗兩旁。

帝命曰明曰旦，銀燭煌煌，仰俯照臨之有赫。

純嘏維馨維清，紫檀裊裊，肅將芳烈之寅修。

此聯在後殿旁柱。

第十一章 道光末葉至今日之情形

開封一賜樂業教之衰，當在道光以後，其寺之毀，當在同治以前。道光未有倫敦特傳道於猶太人之教會，託上海同會派華教士二人親往開封，調查其事。斯時寺尙未毀，猶太人尙有三百餘名，但已無復能誦希伯來文者。因拓得弘治正德碑各一，並將寺中扁額楹聯等錄出，開封猶太寺扁聯之發見於世，自此始也。

道光二十九年，河水氾濫，開封猶太寺應被沖毀。然咸豐元年，士蔑氏有遊汴日記，刊於同年陽曆八月十六日上海英文日報，述購經事甚詳，可見當時禮拜寺尙未全毀。至咸豐十年，河水復濫，寺之毀當在此時矣。同治六年，美人丁躉良氏至其地，則寺已鞠爲茂草。丁氏記之曰：『余由京師赴上海，特繞道至開封，訪猶太教之遺蹟。有回民引至一空地，時寺已傾圮，片木無存，祇見二碑矗立。猶太人聞余至，紛來聚觀。詢之，曰：「迭經水患，寺久失修，無力重建，已將木材變賣，石碑外祇存古

經數卷而已，無師講誦，亦無禮拜，亦無所謂割禮。遺民七姓，人約四百，貧苦不堪，歸回教者有之，與漢人同化者有之。」余爲低徊太息，因立碑下，與講彌施訶降生之事，咸蒙然罔覺。乃購遺經二卷而返。聞附近回教寺有黑板，上書以色列文字，爲猶太教遺物，猶太族時詣彼祈禱云。」

光緒季年，余嘗兩至開封，然未一訪猶太教之遺蹟。宣統二年，吾友張君蔚西嘗訪之，著大梁訪碑記。聞余研究此事，特以原稿相示。其略曰：『余向聞開封城內有猶太遺民，庚戌正月，由洛陽東抵開封，遍詢汴人，莫能言其所在。乃訪諸福音堂，教士柯君爲言碑在草市後，地名挑筋教衙。至則低地一區，瓦礫叢雜，不見有所謂猶太教碑者。已而擔夫指東北隅，藁蓆圍中，乃其碑也。拳席讀之，碑固完好，所殘缺者不過數十字。余擬抽筆錄其文，條有老人者自言爲趙姓，本挑筋教徒，其家固藏有此碑拓本。余因相與訪其居。既至門，則呼其姪出迎，一切起居狀態，祀先敬祖，與漢民無殊。然諦審之，則高鼻深目，與高加索種相彷彿。叩其源流，亦娓娓而道。曰：

「我輩之去祖國，年代渺遠，不可知矣。始來此土，凡七姓，曰趙，金，張，艾，高及二李，都八家，繼而張姓不知所往。現存六姓，人口約近二百，多操小本營業；婚嫁固必取同教，然以貧富相懸，不能盡拘也。唯謹守挑筋遺規，雖血縷肉線，必淨盡焉。清真之旨，遠過回教，教中經卷，我祖我宗，皆以金筒貯之，藏諸聖寺。七十年前，有武生高某者，拆毀寺屋而賈其材焉，教衆無如之何。聖寺既毀，久之官乃並欲奪我地，移我碑，我出死力爭之乃罷。前年英國潘君，遊方至此，撫慰我輩，並爲我輩攝影而去。我因以金筒贈之，迄今數年，又復無耗。我將行賈上海，訪我教親云。」

民國元年，此寺遺址，遂爲加拿大聖公會所購，擬築醫院。事前教衆頗有爭議，經商會出爲調處。又聞開封東關古刹十方院，有石獅一，雕刻精細，係猶太寺遺物。據康熙二年碑陰題名，則此石獅固艾姓所捐建也。

民國四年十月，基督教衛生道德研究大會，開會於河南。英人李理斐君任主講，著參觀猶太教遺蹟記，曰：「旅居上海之猶太商人，素稱富厚，憫開封猶太教之式

微曾招集開封猶太教青年，來滬學習希伯來文字，欲復興其教，意甚善也。今開封猶太人，婦孺共計，尙有一百二十餘人，成丁者約三十人。』此最近之調查也。

上海徐家匯管教士，有法文著述，搜集開封猶太教史料頗衆，民國元年出版。始余聞汴人時君經訓，對於此事，有所討究。因與時君約，互換其所獲，以相印證。時君自言所獲多口說，余所獲則文字爲多。民國八年春曾錄副寄時君，時君久未克有以報我。乃先披露余所獲於東方雜誌，民國九年十月，重整其稿單行焉。

一賜樂業教碑跋

葉瀚撰

右碑二，（碑二：一爲尊崇道經寺記，一爲重建清真寺記，附錄於後。）在河南省會重建清真寺，一曰尊崇道經寺，而碑文則自稱一賜樂業教。依碑文求之，知一賜樂業教，實猶太教，非清真教也。猶太亡，希伯來族，漂流四方，其至中國也，不知昉自何代。按重建清真寺碑，云宋代有李艾，趙胡，金等七十姓，（碑文漫漶僅舉其可辨識者）來貢中國，留居於汴，宋孝隆興元年，始立寺。尊崇道經寺碑，又言原教漢時已入居中國，詎其教早入中國，而七十姓者，至宋始來與？（按舊約申命記，言至埃及者亦七十人，豈猶太人至異邦，亦沿古族制與存以俟考？）傳聞異詞，不可知矣。

寺建於宋，至元而一修，至明而又一再興修。蓋其子姓至元明時，已沐漢化，通儒學，由文武科登仕版者，匪一二人，故能出囊金以興祠宇而儲遺經。洎乎近世，族姓罕通顯者，教澤亦大替矣。然衆猶族居，俗名其教曰挑筋教，名其居地曰挑筋教胡同。挑筋者，謂彼教禮食牛羊駝，必挑去巨筋（事見舊約創世記）故名。又或稱清真教，則以碑之題額而誤也。然二碑所表章者，均猶太教先輩，而清真教名人，一未及之；故知一賜樂業教，實猶太教，非清真教也。（碑文中雖有清真禮拜等語，然係借用其名，與景教流行碑用名多沿釋教同。）今試揭碑文所序彼教派衍之次以明之：重建清真寺碑，言一賜樂業教祖師阿無羅漢，乃盤古阿耽十九代孫。按阿無羅漢。耶教近譯舊約全書創世記，作亞伯拉罕，阿耽，創世記作亞當，盤古襲中史故名，猶云鼻祖。據舊約歷代記，從亞伯拉罕，上溯亞當，正十九代，與碑合。又言正教祖師七攝，求經於昔那山頂，入齋四十晝夜。七音迷，七攝，即舊約出埃及記之摩西，昔那山，今譯西乃山，爲摩西受上帝十誠處。記言摩西登山受誠，共歷四十晝夜，與碑亦

合。又言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謫子喇。謫子喇，即舊約之以斯拉。猶太亡於巴比崙後，中與本教者也。是可證一賜樂業教，實猶太教，而非清真教，一也。尊崇道經寺碑，敍本教派衍，較前者尤詳。言一賜樂業教，立於始祖阿耽。（釋已見前）阿耽傳於女媧。此女媧，非中史之伏羲女媧，即舊約創世記之夏娃，爲亞當妻，撰文者以音近而假用爾。女媧傳於以思哈。以思哈，按舊約創世記，作以撒。哈，傳於雅呵。厥勿。雅呵。厥勿，按舊約創世記，作雅各。厥勿傳於十二宗派，十二宗派，即舊約所謂以色列十二族是也。宗派傳於乜攝。（釋已見前）乜攝傳於阿呵。阿呵，即舊約出埃及及記與利未記之亞倫。阿呵傳於月東窩。月東窩，舊約作約書亞，嗣摩西之位者。月東窩傳於謫子喇。（釋已見前）是可證一賜樂業教，實猶太教，而非清真教，二也。夫一賜樂業四字，無義可釋，愚謂一賜樂三字，當即以色列，雅各之別名，後人用表族望，業爲尾聲，無義；用族望名教，猶後之以國名稱猶太教也。又按希伯來人，至中國後，多改漢姓，間有賜姓者。如重建清真寺記，言明永樂帝，賜俺誠姓趙氏是。

然亦有仍其舊者，如爲領教之列微五思達，立寺基之俺都喇，皆非漢姓。列微當卽利未，舊約全書有利未記，猶太教以利未族子孫，世爲祭司；一賜樂業教，至中國後，以利未氏爲領教，仍舊制也。寺中故有藏經三部，後彼教中人，又在波寧求得道經一部，寶藏於寺。（均見重建清真寺記）按道經，卽耶教譯行之舊約全書，惟卷裘彼此不同。重建清真寺記，言正經一部五十三卷，尊崇道經寺記，言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部數之殊，明指先後藏經部數而言，惟五十三卷之目，與今譯本迥殊。今譯舊約全書，僅三十九篇，豈古文經較多，而後來亡佚耶？又按尊崇道經寺碑，言是經字與儒書異，意經中所書，必希伯來古文。近聞彼教無藉者，潛竊寺藏之羊皮古文經，售諸游豫歐美人，不可復見矣，惜哉！然明世彼教中人，尙有能通古文經者，如重建清真寺碑，所稱李誠、李實等十四人是也。彼教呼通經勸善之士曰滿喇，（亦見重建清真寺記）滿喇二字，似亦希伯來語，漢文無義可譯。據舊約全書路得記，言其姑婦貧寡，自稱爲瑪拉瑪拉，譯云苦，瑪拉與滿喇音近，或李誠等清苦自修，故獲

是稱與夫自宋迄明，歷載二百奇，猶有能通古文經者，洵難能而可貴。惟據重建濟真寺記，言語動靜，率循舊□，知彼族之語言文字，至中國後，尙未遽改，故自宋至明，通經者輩出，胥賴是也。惜乎承化既久，子姓氏微；近聞彼教中人，生計至爲凋瘵，寺中典籍宗彝，盜售殆盡。此二碑亦瀕售，幸爲在豫英教士懷君出而力爭，始得全。今此二碑，已移皮英教會中，不在本寺矣。嗟乎希伯來族，自國亡後，流徙迫逐之苦，歷千百祀而未已；其至中國者，幸得列之編戶，乃傳世既久，至並其設教之旨，重器之守，而亦茫然，則爲其種性漸卽澌滅之徵；有國者鑒此，可不懼也哉！余戚陸君質正，近自豫旋滬，出碑文二通餉余，並爲道近事甚詳，因考釋其文義以著之云。二年癸丑十一月既望，葉瀚跋。

Islamism in Kaifeng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東方）
 文庫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東方文庫目錄

- [1] 辛亥革命史
[2] 帝制運動始末記
[3] 壬戌政變記
[4] 歐戰發生史
[5] 大戰雜話
[6] 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 華盛頓會議
[8] 俄國大革命記略
[9] 勞農俄國之考察
[10] 蒙古調查記
[11] 西藏調查記
[12] 世界之秘密結社
[13] 世界風俗談
[14] 日本民族性研究
[15] 中國改造問題
[16] 代議政治
[17] 歐洲新憲法述評
[18] 領事裁判權
[19] 新村市
[20] 貨幣制度
[21] 社會政策
[22] 合作制度
[23] 農荒豫防策
[24] 近代社會主義
[25]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 社會主義神髓
[27] 婦女運動(二冊)
[28] 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 家庭與婚姻
[30] 新聞事業
[31] 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 中國社會文化
[33] 哲學問題
[34] 現代哲學一辯
[35]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 心理學論叢
[37] 名學稽古
[38] 近代哲學家
[39] 柏格遜與歐根

- [40] 克魯泡特金
[43] 處世哲學
[46] 科學基礎
[49] 新曆法
[52] 笑與夢
[55] 石炭
[58] 科學雜俎(四冊)
[61]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4]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7] 美與人生
[70] 國際語運動
[73] 元也里可溫考
[76] 近代法國小說集(三冊)
[79] 近代日本小說集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 [41] 甘地主義
[44] 羅素論文集(二冊)
[47] 宇宙與物質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6] 鑄錠
[59] 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5] 但底與哥德
[68] 藝術談概
[71] 考古學零簡
[74] 東方創作集(二冊)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 [42] 戰爭哲學
[45] 究元決疑論
[48] 相對性原理
[51] 迷信與科學
[54] 食物與衛生
[57] 飛行學要義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3] 近代戲劇家論
[66] 莫泊三傳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5] 近代英美小說集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81] 枯葉雜記

封底